

# A Study of Translating English Poetry into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einer's Fourfold Hermeneutic Motion: A Case Study of Guo Moruo's *Selected English Poem Translation*

XU Fang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4, 2022

Accepted: February 12, 2022

Published: March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XU Fang. (2022). A Study of Translating English Poetry into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einer's Fourfold Hermeneutic Motion: A Case Study of Guo Moruo's *Selected English Poem Transl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84–19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1](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1.021>

**Abstract:** The four steps in translation put up by George Steiner, i. e., trust, aggression, incorporation, and restitution, explain the hermeneutic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broaden the research field on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pply Steiner's theory to Guo Moruo's *Selected English Poem Translation*, to explore the essence and process of translation, hop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ranslating English poetry into Chinese.

**Keywords:** George Steiner; four steps in translation; English Poetry Translation; *Selected English Poem Transl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XU Fang is an MTI student at Jisho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Her email address is 1353045476@qq.com.

## 斯坦納翻譯四步驟視角下的英詩漢譯研究 ——以郭沫若《英詩譯稿》為例

徐 芳

吉首大學

**摘 要:** 喬治·斯坦納提出翻譯四步驟(信賴, 侵入, 吸納, 補償)體現了翻譯的闡釋過程, 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野。本文擬從翻譯四步驟出發, 結合實例分析四個步驟在郭沫若《英詩譯稿》中的體現, 旨在探尋翻譯本質和翻譯過程, 以期為英詩翻譯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關鍵詞: 喬治·斯坦納; 翻譯四步驟; 英詩漢譯; 《英詩譯稿》

## 引言

翻譯是一門複雜的綜合性學科,幾百年來湧現出眾多的翻譯理論,提出不同的探索途徑,然而無論是符號學途徑,語言學途徑還是交際理論途徑,都只是不同程度地關注原文與譯文的對等,對翻譯的實質與過程探討不足,忽略了翻譯中理解和闡釋的重要性。斯坦納(George Steiner)提出翻譯四步驟(信賴,侵人,吸納,補償)為研究翻譯的實質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

筆者查閱文獻發現有關喬治·斯坦納翻譯四步驟的文章在 CNKI 上大概有 46 篇,比如曹姍姍(2011):從斯坦納的翻譯四步驟看楊憲益譯《桃花源記》;李顏偉,武千茹,范成功(2017):闡釋運作四步驟與譯者主體性分析——以許淵沖和楊憲益、戴乃迭《離騷》英譯本為例;王穎(2018)也從喬治斯坦納翻譯四步驟理論出發,對《史記》的英譯版本進行了研究。這些文獻大部分都是進行譯者主體性的分析,而以此四步驟為視角的英詩漢譯研究文章卻很少,由此可見該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

郭沫若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文學家、劇作家。長久以來,郭沫若的翻譯研究一直是國內外學者致力於「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基於大量的詩歌創作和翻譯實踐,《英詩譯稿》是郭沫若先生在「文革」高潮期間譯的一部詩集,其中收錄了他翻譯的英美詩人短詩 50 首,極具研究價值。本文選取了其中三首進行探析,以期為英詩翻譯提供一種不同的視角,拋磚引玉讓更多的學者更加關注翻譯四步驟理論,以加強不同文化間交流。

## 一、喬治·斯坦納的翻譯四步驟

喬治·斯坦納,世界著名翻譯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散文家和小說家。他出生於法國巴黎的一個猶太家庭,精通英語、法語、德語等多門語言。他博學多才,筆耕不輟,發表了大量頗具影響的翻譯理論著述以及有關語言、文學、社會方面的論著,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偉大的人文學者。(劉軍平,2012:725)在研究翻譯、語言與文學的本質方面,他居功甚偉。斯坦納最具代表性的翻譯理論著作是《通天塔之後:語言與翻譯面面觀》(*After Babel: Aspect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他的核心觀點是:語言的產生和理解過程,實際上乃是一個翻譯過程。

喬治·斯坦納從哲學的高度而非技術操作層面來解釋翻譯的操作過程,運用解釋學理論來研究語言和翻譯問題。他認為,不管是語內、語際還是符號翻譯,作為人類最基本的交流活動,其最大的特點在於理解。也就是說,「理解即是翻譯」,(劉軍平,2012:725)語言的產生和理解過程就是翻譯的過程。因此,他將翻譯看作是四個步驟的闡釋行為,並提出了著名的翻譯四步驟理論,即「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補償」(Restitution)。該理論對翻譯現象的解釋有極大意義,同時能有效指導翻譯實踐。

### (一) 信任

斯坦納認為:「全部的理解和對理解的說明陳述都始於某種信任,而對理解的說明陳述便是翻譯。」(李顏偉,2017:54)「信任」即相信並加以任用。(陶姍姍,2018:146)斯坦納認為,所有的闡釋都開始於信賴。因此,譯者翻譯的第一步,就是選擇文本。譯者可以基於自身興趣來選擇文本,對所翻譯的作品要懷有熱情與



喜愛,只有這樣,才能肩負翻譯原作的重任;也可以因受託于某些翻譯機構,甚至出於政治原因、社會原因選擇文本。比如有些毫無意義兒歌、民謠就不值得去翻譯。又如生活在清朝末年的辜鴻銘,當時許多有學之士主張向西方學習,謀求救國之道。辜鴻銘則不然,他認為需要拯救的是西方文明,而教贖的良方在中國。出於這一思想,他翻譯了《論語》,以此向西方傳達中國文明之精華。

總而言之,譯者要相信原作有翻譯的價值與意義。翻譯的作品要對社會有所影響和貢獻的,否則就不值得去翻譯,也就是不被譯者所信任。翻譯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的,譯者只有信任原作,並對原作的思想主題有情感上的共鳴,才能在翻譯時將原作內容「原汁原味」地傳遞給讀者。

## (二) 侵入

斯坦納曾把翻譯比作是露天的礦,開採過後,在風景中留下傷痕。他說道:「譯者侵入、提取,然後滿載而歸;其相似點就在於將露天礦區比作給地表留下一個大傷疤。」(George Steiner, 2001: 320)「侵入」一詞常使人聯想起侵犯、佔領等具有掠奪性色彩的詞。而實際上,侵入是對原文的理解,這正好反應了闡釋學派中的重要思想——翻譯即理解。(曹姍姍, 2011: 144)翻譯時,譯者要對原作進行深入的剖析,抓住原作的「內核」。如雪萊的經典詩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查良錚將其譯為「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在原詩中,雪萊使用了一個連詞「if」,而中文中卻沒有將「如果」翻譯出來,這就打破了原文,將中國古詩具有言外之意和象外之象的特點表現了出來。

一千名觀眾的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人對不同的作品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味地遵從內心的感覺,卻不對原作進行深刻分析,那麼翻譯出來的作品是無法達到傳神的效果的。所以譯者需要結合作品的社會時代背景,體會作者所要表達的深刻含義,把握其要義。

## (三) 吸收

「吸收」是斯坦納翻譯四步驟理論中的第三步,也是表達階段,是翻譯過程中的重心所在,它涉及到對原作「形」與「神」的雙重再現。在這一過程中,譯者將會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將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輸入到譯語中,譯者要麼將源語的意義吸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體系中,要麼就是對源語形式的機械模仿,可這就會導致使自己的語言也失去特色。比如將中文詩歌譯成英文時,譯者就要做到兩個「吸收」,對形式的吸收:英語重結構,漢語重語義;英語多長句,漢語多短句;英語多從句,漢語多分句等,這些都要充分考慮到。還有就是對音韻的吸收:中國古典詩歌是一種嚴格遵守韻律的文體,正是這種特性使其與其他的文體有了顯著的區別,其最常見的兩種音韻美就是押韻和節奏,因此譯者要充分把握好兩種語言中詩歌的特點,將原詩的音美通過其他方式體現在到譯文中。

吸收的好壞取決於譯者自己的理解程度和語言表達能力以及預先材料的掌握。面對不同的語言文化,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要想把原作中不能被目標語讀者的理解內容譯成其可以理解的內容,將原作的精神再現,這就需要譯者在不改變原作形式和風格的情況下,採取多種翻譯策略和技巧,將英漢兩種語言融會貫通,因此也對譯者的雙語能力與翻譯水準有著較高的要求。(葉穎, 2018: 149)

## (四) 補償

在經過「侵入」與「吸收」之後,可能會出現譯文和原文的失衡現象。因為原語和譯入語之間畢竟存在著語言、文化、審美等各方面的差異,譯文喪失原語中的某些文化內涵、美學元素甚至深層含義的情況在所難免。這種情況使「補償」成為必要。「通過補償來恢復平衡是翻譯行業與翻譯道德的關鍵所在。」(George Steiner, 2001: 316)可見,但在「補償」過程中,譯者往往會因彌補文化差異的努力而在譯文中留下個體的思想

痕跡。譯作之所以能對原作進行補償，是因為它能使原作在新的地區和新的文化領域裡繼續生存下去。比如西方讀者對中國某一特定時期的文化和社會形態知之甚少，前文提到的辜鴻銘對《論語》的翻譯正好填補這一空白，向西方人倡揚了東方的文化和精神，西方讀者從中瞭解了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等，即通過翻譯顯示出了它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原作就得到了補償。

成功的翻譯追求原文與譯文的平衡，即原文和譯文的意義對等，「補償」往往是為譯作畫上句號的必要環節。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麼主觀地摻進自己的理解和思想，要麼偷工減料避開難點，因此補償是恢復原有平衡的必不可少的環節。斯坦納認為只有文本間技術性的補償，才能真正「忠實」于原文，達到「完全平衡」。

## 二、郭沫若《英詩譯稿》中翻譯四步驟的體現

郭沫若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文學家、劇作家，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偉大的先驅者。基於大量的詩歌創作和翻譯實踐，《英詩譯稿》是郭沫若先生在「文革」高潮期間譯的一部詩集，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翻譯的唯一一部著作，同時還是他的封筆之譯，其中收錄了郭沫若先生翻譯的英美詩人的短詩 50 首。下面以其中三首英詩譯作為例，來探析翻譯四步驟在郭沫若《英詩譯稿》中的體現：

### （一）美國女詩人 Max Weber 的詩歌 *Night*：

原文：

*Night*

Fainter, dimmer, stiller each moment,  
Now night.

譯作：

夜

愈進黃昏，

暗愈暗，

靜愈靜，

每刻每分，

已入夜境。（郭沫若，1981：18）

原詩是一首典型的意象派詩歌，文字簡潔，短短七個字，就已經形象地刻畫出了一幅昏暗，靜謐的畫面。在郭沫若先生的譯作中，他選擇了抒情詩的形式，採用重複而又變化的格式，將原文中的三個形容詞「Fainter, dimmer, stiller」根據其意境擴展成了三個句子，從亮度、色度、聲音立體三維的形式把夜幕降臨過程生動地描述出來，伴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讀者就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夜晚來臨的全過程。這樣不僅表達出安靜之意，同時更蘊含著寂靜，淒清之意，全詩呈現出一種寂靜憂愁的基調。《英詩譯稿》翻譯于「文革」動亂高潮之時、連失二子且自身難保之際，結合郭沫若當時的淒涼心境和艱難處境，讀者可感受到譯者對人生曲折坎坷的一種喟歎。對這個文本的選擇，就已體現出翻譯四步驟中的「信任」，譯者信任原作，並對原作的思想主題有情感上的共鳴，才能在翻譯時向讀者傳遞同樣的意境與韻味。

對原作的充分「吸收」之後，這首英詩漢譯做到了「形」與「神」的雙重再現。漢語講究均衡美，這一特點



往往也促成用詞造句的重複傾向,使得漢語有音節美,譯文中,「愈」字出現三次,「每次」出現兩次,譯文的第二、三句和第四、五句在句式上對仗工整,「靜」與「境」二字的選擇顯然做了押韻處理。全詩讀起來順口,聽起來悅耳,寫起來順手,給人以勻稱、整齊而又平穩、舒暢的感覺。郭沫若先生將英漢兩種語言融會貫通,注重中國詩詞傳神的意境。

## (二) 托默斯·加魯的 *He that loves a rosy cheek*

原文:

*He that loves a rosy cheek*

Thomas Carew

He that loves a rosy cheek

Or a coral lip admires,

Or from star-like eyes doth seek

Fuel to maintain his fires;

As old Time makes these decay,

So his games must waste away.

But a smooth and steady mind,

Gentle thoughts, and calm desires,

Hearts with equal love combined,

Kindle never-dying fires.

Where these are not, despise.

Lovely cheeks or lips or eyes.

譯作:

真的美

托默斯·加魯

頰如玫瑰紅,

唇如珊瑚赤,

星眼殊耀然,

有人為之熱;

遲暮俱凋謝,

熱情亦衰竭。

心平氣亦和,

寧靜而謙抑,

視能同仁,

愛之永不減:

一世若無斯人,

頰唇眼何益?(郭沫若,1981:83-84)

由於譯者對原作理解的不同,「吸收」的效果也是不一樣的。如何在「侵入」之後貼切地表達、增強文章

可讀性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所以郭沫若先生在翻譯這首詩時，他根據詩的意境，在沒有損害原文意義的情況下，畫龍點睛的將題目意譯為「真的美」。

原詩注意形態的外露，拘謹於結構成型、形式完整，而郭沫若先生的譯文是在充分瞭解原作的基礎上，對字詞的運用加以推敲，以重現原詩的韻味。譯作的行數與原詩一致，分佈相當，譯文的前八句均為五個字，符合漢語詩歌的風格，豐富的詞彙配上樂感的音韻，將文字之美訴諸紙上。他將詩的最後兩句「Where these are not, despise. Lovely cheeks or lips or eyes.」譯成疑問句式「一世若無斯人，頰唇眼何益？」，更具美感。從漢語詩歌中找出與其相匹配的體裁形式，再進行翻譯，他對原文的這種改變其實是為了讓譯文的文體更加貼近原文的風格，他在真實地再現原作的基礎上對原作進行了一定的「補償」，使譯文儘量符合讀者的生活習慣。「侵入」到位，「吸納」得當，「補償」全面，不失為一篇佳澤。

### （三）雪萊《西風頌》的最後一節

原文：

Make me thy lyre, even as the forest is:  
What if my leaves are falling like its own!  
The tumult of thy mighty harmonies.  
Will take from both a deep, autumnal tone,  
Sweet though in sadness. Be thou, Spirit fierce,  
My spirit! Be thou me, impetuous one!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And, by the incantation of this verse,  
Scatter, as from an unextinguish'd hearth.  
Ashes and sparks, my words among mankind!  
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d earth.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譯作：

請把我作為你的瑤琴如像樹林般樣：  
你雄渾的協調的交流！  
會從兩者得一深湛的秋聲，雖淒切而甘芳。  
嚴烈的精靈喲，請你化成我的精靈！  
請你化成我，你個猛烈者喲！  
請你把我沉悶的思想如像敗葉一般，  
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  
你請用我這有韻的咒文，  
把我的言辭散佈人間，  
如像從未熄的爐頭吹起熱灰火爐！  
請你從我的唇間吹出醒世的警號！



嚴冬如來時，哦，西風哟，  
陽春甯尚遙？（郭沫若，1981：108-109）

郭沫若先生曾發出這樣的感慨：「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譯詩不是鸚鵡學舌，不是沐猴而冠，男女結婚是先有戀愛，先有共鳴，先有心聲的交感。我愛雪萊，我能感聽得他的心聲，我能和他共鳴，我和他結婚了。我和他合而為一了，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的詩，我譯他的詩，便如像我自己正在創作的一樣。」（陳福康，2000：6）

郭沫若先生在「五四」運動之後，也發現了中國社會種種弊病，渴望找到改變中國面貌的方法，《西風頌》給予他很大的鼓勵。作品《西風頌》的詞彙豐富，蘊含大量的文化資訊。詩人雪萊將「西風」暗喻為「武器」，鼓舞人們不要在黑暗的現實面前低頭，要對光明公平的未來社會充滿信心。儘管譯者在翻譯時，試圖要傳遞這些文化資訊，但考慮到譯入語讀者的認知度以及對異國文化的接受度，譯者會對意思的表達，採取不同的策略。郭沫若先生翻譯的《西風頌》沒有逐字逐句地死譯，而偏向意譯法，不僅使原作意思表達完盡，還使其具有藝術觀賞性。這樣的手法為目標語讀者補充了文化知識空缺，能夠幫助他們透徹領悟原文精髓，不失為一種成功的文化「補償」。

郭沫若先生進入了雪萊在詩中營造的情境，與詩人心靈相通，保留了原詩典雅莊重的風格，熱情奔放的氣勢和雄渾高亢的音調，很多詞語都富有穿透力，與原詩一樣具有詩歌的魅力。詩的最後一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一般直譯成「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郭沫若先生在將譯語處理為本土文化所能接受語言的基礎上，同時照顧到了譯語的審美功能，這明顯是一種文化的「侵入」。「陽春甯尚遙」與前句「嚴冬如來時」句式相對應，進而譯文顯得豐富多彩、生動形象，為讀者所愛。一個「哟」字，更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這也體現了郭沫若先生對原詩意義的「吸收」。

### 三、結語

喬治·斯坦納的翻譯四步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較為客觀的運作模式來評析譯本。它不僅涵蓋了翻譯的整個過程，更體現了各個步驟之間的延續性。「信任」在於譯者看重的文本價值，關注的是文本選擇；「吸納」關注的是譯本接受，而「侵入」與「吸納」體現對翻譯過程本身（語言轉換）的關注，即意義究竟如何被理解與傳達；最後的「補償」則是追求原語和譯語的平衡。本文從翻譯的四步驟出發，結合實例分析了四個步驟在郭沫若《英詩譯稿》中的體現，引起了我們對翻譯本質及翻譯過程的思考。在翻譯四步驟指導下的翻譯活動中，譯者必須發揮自己的主體性、創造性，這對生產出與原作同樣具有藝術價值的譯文具有重要意義。

#### 注釋

① Sumiati, A. (2019). The Awareness of Cultural Literacy in Translating English Poems. In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CESSHum 2019)*. Atlantis Press.

② Steiner, G. (200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③ GAO Miao. (2018). A Study of Poetry Translation Taking the Eight English Versions of Jing Ye Si as an Example. In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CADCE 2018)*. Atlantis Press.

④ Newmark, P.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⑤ 曹姍姍：《從斯坦納的翻譯四步驟看楊憲益譯〈桃花源記〉》，文學教育（上）2011年第7期。

⑥ 陳福康著：《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修訂本），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⑦ 郭沫若著:《英詩譯稿》,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1 年版。
- ⑧ 金敬紅,李思國:《斯坦納和勒代雷的闡釋翻譯理論評介》,《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 年第 9 期。
- ⑨ 李小均:《喬治·斯坦納:其人、其作及其在中國的譯介》,《東方翻譯》2015 年第 1 期。
- ⑩ 李顏偉,武千茹,范成功:《闡釋運作四步驟與譯者主體性分析——以許淵沖和楊憲益、戴乃迭<離騷>英譯本為例》,《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 年第 36 期。
- ⑪ 劉軍平著:《西方翻譯理論名著選讀》,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 ⑫ 陶姍姍:《從斯坦納的翻譯四步驟理論看譯者主體性——以<葛底斯堡演說>的中譯為例》,《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8 年第 34 期。
- ⑬ 王穎:《喬治斯坦納翻譯四步驟理論下<史記>的英譯研究》,東南大學 2018 年碩士論文。

(Editor: LI Ruobing)